龍岡山人古文尚書四種

古文尚書辨惑卷十四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附錄王劼尚書後案駁正

王劼曰攻孔傳者首惡安國書序猶攻毛傳者首惡毛詩序然歷來言尚書者無不依序即攻孔傳亦不能舍此之外另立一說如增多伏生分出伏生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類非理確實不能變也孔安國書序曰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焚書用藏於屋壁漢求儒雅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

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俟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云云此孔壁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四十六卷所原起而增多伏生分出伏生之名所由來也按云增多伏生則非增多孔壁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自爲三十三篇明矣非增多孔壁之三十三篇孔壁自爲五十八篇明矣伏生自爲三十三篇言伏生者不得牽涉孔壁矣孔壁自爲五十八篇言孔壁者不得參互僞書或十餘篇或二十餘篇矣後案之書盡心鄭學鄭注杜林三十四篇在伏生孔壁之外其所不注之僞書十六篇又在杜林之外在杜林外者以絕無師說先亡杜林得立爲鄭氏學博士後與孔氏學博士並行于南北隋唐漸以尊信孔傳而鄭注隨杜林亦亡惟其摹擬孔書未確故不足取信於後今將止收鄭注三十四篇

而漢藝文志明言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乘收無注之十六篇則與增多伏生涇渭不相入又鄭注泰誓爲同于伏生篇目孔經泰誓爲增多伏生篇目若不割裂孔經無以祛疑鄭注故以增多伏生爲增多孔壁增多孔壁爲更增益之僞書於是杜林反爲安國所傳孔壁止有伏生所誦而五十八篇不得爲安國所有杜林泰誓又轉爲伏生所有於是伏生本無泰誓而有泰誓則更增益之僞書二十四篇以無泰誓得與之合爲眞古文伏生既有泰誓不可更有泰誓則增多伏生之二十五篇以有泰誓不合而爲僞孔然實此合而彼不合也何也若泰誓在伏生之外斷不得有三十四篇以泰誓入伏生之中則不止三十四篇加於三十三爲三十六必抽出舜典益稷二篇以歸於僞書二十四篇於篇數始可云合然言僞書二十四篇者皆云十六卷以泰誓入伏生二十八卷中爲二十九卷二十九加十六只四十五是篇合而卷又不合雖借百篇序爲一篇以合卷數然五十八篇添入一序則爲五十九篇

是卷合而篇又不可合矣所以成王顧命與康王之誥不得不合爲一篇非謂此乎此後案因鄭注僞書變置篇目以亂經欺世者也然其言曰孔書增多伏生篇目二十五與鄭所逸逸書二十四不合全經卷數四十六與漢藝文志所序四十六又不合爲僞孔一極大關目按卷首正義言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舜典汨作九共等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乃孔沖遠自言僞書篇目非鄭逸也漢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言經不言序也此則任意矯說以上誣古人下誤後學一無忌憚不顧將來豈無張目讀書者請將各書篇目開明同異學者審之則思過半矣所輯篇目亦有徵異處今不錄

案二十五篇眞古文也而諸家誣以爲僞二十四篇僞古文也而諸家執以爲眞盡翻先儒成案而所論皆附會影響按之篇目已多齟齬不合余前著僞古文辨備言之矣時尚未見王劼此書也

王劼曰國朝言學者必推顧亭林言顧氏之學者必舉日知錄日知錄

長於治典雖小必悉至其說尚書云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則犖犖伏生安國杜林爲一家割裂孔壁古文爲二書斯害義矣夫安國書序所謂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乃統計全書不能盡得百篇視伏生三十三篇爲有增多耳其三十三篇同於伏生者非伏生也其二十五篇增多伏生者非增多安國也祇爲一編之書與逸書十六篇附於杜林所傳二十九篇並行者不同鄭自爲鄭伏自爲伏孔自爲孔安得有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舜典篇首二十八字先失而後得本其所固有非自外來豈是梅賾姚方興合而一之且於哀六年引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更別之曰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也今書無帥彼天常一句則顯以今書爲非古文矣然攻孔經者不曰掇拾傳記而無遺乎何獨有此遺句乎古人引用詩書取證義類字句增損不必校對印合往往如此故論語堯曰章引書皆不同原文惟取其義

漢書陳忠劾陳禪阻夷狄之技引詩云以雅以南亦以意加入䍐任朱離一句淺人疑爲三家顧豈不知惟是宗鄭挾私樂爲借助故作此疑似語以誤後學

案顧亭林著日知錄意在經世其於古文尚書忽疑忽信可見其考辨未精王氏駁之非無見也然謂其宗鄭挾私則過當

王劼曰一時與顧亭林齊名者有閻百詩作尚書古文疏證攻孔傳於孔傳五十八篇中劃出二十五篇爲僞孔以逸書十六篇代之稱眞古文山說謬解居之不疑視顧亭林無心誤會非敢自欺欺人者異矣若其攻孔傳二十五篇云其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惜後人讀書少而不覺信如其言則以推二十五篇外之三十三篇亦何能有一字無來處邪百詩以前不無疑孔傳之說然未有如此放恣言之飾智驚愚至斥人心惟危四語爲僞古文者

案自閻氏以人心惟危四語爲僞黃宗羲顧炎武從而和之黃則曰

十六字爲理學之靈顧則曰孔門不道精一之說二人與閻爲友信道不篤故爲異說所惑丙戌春有上書請以黃顧從祀孔廟者廷議時余代草一疏即據此以駁之後因部議已駁故此疏未上蓋以閻氏之說誣經害道二人附和其說可見其於聖道全無體認然則爲僞古文之說者可以省矣

王劼曰詩則三家之外有毛傳書則歐陽夏侯馬鄭之外有孔傳皆不得牽合而混同之也如呂刑孔本劓刵椓黥夏侯等今文作劓刵劅剠鄭注古文作臏劓劅頭庶剠顯別三本可知孔傳總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者不惟逸書之摹擬未確即伏生之傳說亦異但當以此正彼不得以彼誣此

案孔伏杜林其本各異而孔書出於魯壁當爲孔子所定本諸家必欲攻而僞之反據伏鄭以易孔可謂謬矣王劼云但當以此正彼不得以彼誣此洵痛論也

王劭曰五十八篇次序闕百詩所未大更張者惠松厓乃引漢時逸書篇目參雜其間遂分出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加以梅氏之號是可謂之妄人也已矣若孔壁無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當時諸生傳說何由有逸書二十四篇若逸書可爲增多伏生古文鄭氏親見之何以絕無師說不爲之注江艮庭師事惠松厓沿其妄謬逞其兒嬉作尚書集注音疏乃亦不載孔氏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復任意點竄更參入逸湯誥一篇此書若存將尚書從此無完本不惟二十五篇遂廢三十三篇亦失其眞至推尊鄭注於本傳外歷舉所注羣緯乾鑿度叶覽圖通卦驗是類謀考靈曜等以張鄭學可也乃更引世說新語云鄭君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鄭聽之良久多與己同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己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云注家意見體裁各別服不得爲鄭鄭亦豈可爲服新語流傳無實之說何足爲信鄭君不注

春秋傳亦不失爲學者何須良庭輩掠美盜名作此醜語豈鄭君意哉其書間用說文以爲古文如學草書之鵙哥嬌者每卷題曰某書幾篇有逸文者幾篇有目無文者幾篇等語與卷末附識數條皆失大雅而所謂有逸文者但孔書增多伏生篇內爲諸傳記引用之文但據所引以爲逸文於其目下注曰篇亡更於傳記所引僞書句下注曰孔氏逸書第幾今亡皆承惠松厓孔氏逸書梅氏古文顛倒是非之邪說而殫其聰明材智之誤用欺人不恧自及不縮雖知不足信今垂後猶創爲從來未有之體例自注之而自疏之但圖縱恣曲說故於他書引用僞書字句與孔書少異者皆是他書而非孔文曲注曲疏不厭其煩如顧命篇在後之侗孔傳爲在文武後之侗稚乃成王自斥語上下語意順適良庭改從說文在夏后之詷自注夏中夏也后謂諸侯詷共也言在中夏爲諸侯之共主又自疏引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是則天子乃諸侯所共尊爲君者此之謂共主宋儒謂鄭注煩褻難通尚不至

此又於無逸篇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改從中論惠下無于字不
下無敢字又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改從谷
永傳隸釋其上無則字觀于作酒無田上無于字惟上無以萬民三字
又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改從說文無上無民字或下無胥字又此厥不
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政刑改從蔡邕石經聽作聖訓下無之乃
二字亂下無先王之三字皆謂孔本爲妄改妄增且於篇後綴厥兆天
子爵五字此必逸書僞文與神怪之泰誓相類者乃自疏云白虎通爵
篇伏生大傳引之今無此文蓋僞孔於此篇妄增妄改豈不亦妄刪乎
不知其意以此五字爲從篇中何處刪出至於湯誥目下注曰孔氏逸
書十六今在史記則取史記殷本紀中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誥女毋
我怨等句爲逸湯誥之文與三十二篇經文同列而自注自疏之豈非
斡棄周鼎而寶康瓠眞不惡於童惛孟浪矣至其於堯典篇終帝曰欽
哉注云將試舜而飭使敬其職也夫飭敬其職可迷於紀事之後不可

述於紀事之前故帝曰欽哉接嬪于虞紀事句下文義至順今祖述百詩不以欽哉句屬上文使句義無著反謂與下文緊接為姚方興二十八字所橫斷按二十八字以下愼徽五典八句是史臣稱頌非紀事也即謂紀事亦無未紀其事先懸空著一欽哉文法况愼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麓四端非一時之事而先以一帝曰欽哉飭之文義實無此顛倒且飭之五典克從百揆時叙四門穆穆以取驗於人猶可言也烈風雷雨弗迷乃先飭使之取驗於天乎蓋愼徽五典八句如堯典之克明俊德七句是歷敘成功非言職事與篇首二十八字亦如堯典篇首二十七字先由帝德推本治功同一章法一曰欽明文思一曰濬哲文明上理之世君德惟明臣德惟聖故帝哲知人重華協帝語極精詳有非姚方興所能造確然孔壁原文豈可因其先失後得而以隔篇之語強為聯屬遂足欺天下後世乎毛大可欲取帝舜紀月正元日以前之文補舜典固屬多事馮山公二十八字駁謂首稱帝舜為君

在卽眞律以朱子綱目書法有乖大義更爲迂腐嘗虞史追述其君之日何有於朱子綱目書法哉夫堯典舜典分載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不與堯典止於觀厥刑于二女嬪于虞帝曰欽哉相應乎又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不與舜典始於愼徽五典相應乎愼徽五典爲舜典使無二十八字愼徽句豈能突如其來觀放勳乃殂落屬於舜之登庸而以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居篇終以總述大舜生平尙可謂是堯典而更別有舜典乎書殂落于舜典中所以著舜之事堯也書陟方乃死於堯典中何爲乎諸傳記引舜典稱堯典者以伏書先出旣合舜典於堯典故相沿稱堯典爾攻孔傳者每欲借助朱子而孟子集注有曰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于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書序爲鄭注孟子爲朱注艮庭亦夢及之否其書末附載尙書經師系表稱伏生爲元始列周霸孔安國賈嘉於歐陽之次豈三人爲歐陽學邪大夏侯學中不載賈逵豈逵傳以

大夏侯教授者非邪古文學中不載王肅鄭學黜之可見其說私而不公欺而不信阮芸臺刻皇清經解泛收此類未免勞民傷財

案王劼此論駁惠氏之黜孔書用史記湯誥駁江氏之改孔傳從雜說其論甚正又斥諸家以帝曰欽哉移冠下章之非謂慎徽五典八句如堯典之克明俊德七句是歷敘成功非言職事與篇首二十八字亦如堯典二十七字先由帝德推本治功同一章法精當之論皆爲前人所未發至謂堯典止於嬪虞欽哉與序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相應是矣謂堯聞之聰明與舜典始於愼徽五典相應說猶未備此但與歷試諸艱相應耳不知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卽所謂濬哲文明元德升聞乃命以位者也未言皇清經解所收諸家尙書之濫實非過言

王劼曰余閱王西莊後案就其謬妄深尙者著之其淺陋不足辨者置

之期於分明是非而止若其全書大抵以欺人爲心故其自敘云三十四篇卽二十九篇二十四篇卽十六篇鄭具述其目自安國遞傳至衛宏賈逵馬融及鄭氏皆爲之注王肅亦注之此爲自欺然則三十四篇與二十四篇鄭既具述其目何以止注此三十四篇自安國遞傳至衛賈馬鄭皆爲之注王肅亦注之何以云十六篇絕無師說又云惟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眞然則衛賈馬同爲之注者皆不得其眞鄭既得其眞何以復西入關師事馬融又云但諸家祗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無注然則增多二十四篇在百篇序中者何以既注其序而不注其經又云至晉又亡好事者別撰增多二十五篇內有泰誓故於三十四篇删去泰誓然則此好事者因眞亡而作僞也何以又多撰未亡之泰誓至云晉人所傳與眞古文二者皆不合則不知何者爲眞古文眞古文何以乃有二者又云孔穎達作疏反誣鄭述增多爲張霸書自是三十四篇淡注亦亡則沖遠之權亦大矣哉唐藝文志猶載鄭元注古

文尙書則三十四篇何曾因反誣而亦亡況孔疏言張霸之徒僞造者止鄭注外之二十四篇不言決注三十四篇何以與之偕亡邪卽此一敘詞意之倫識議之謬西莊不得爲善讀書者矣

案王鳴盛著尙書後案特襲閻氏尙書疏證之說加以徵引附會其私其謬誤之處不勝僂指王劼先摘其序中詞意之倫識議之謬則其全書不問可知矣

王劼曰隋書經籍志根據阮孝緒七錄最爲精核其言安國作傳未上故永嘉之亂不亡杜林傳古文尙書二十九篇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皆得其實爲孔鄭分歧之端至梁陳有孔鄭二家隋猶孔鄭並行使非梅氏奏上安國傳大有勝於鄭注者何以孔氏行鄭氏遂廢後案欲謂孔安國不得注尙書乃斥其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一語尤爲鶻突且云近某氏據此遂謂所獻者特傳爾其經文則卽兩漢祕府所有也意以毛西河此說爲不然按毛氏所據亦核實之旨蓋安國承詔作傳時經

文先上送官傳成不復以聞經遂沉於書府此摹擬作僞之所由來孔
傳教啟於家微而不顯散在民間久而猶存故李㬎於僞泰誓每引孔
傳作孔安國曰王子雝尚書注多與孔傳合皇甫謐帝王世紀往往載
孔傳五十八篇之書皆先梅仲眞見孔傳而祕之者至梅氏奏上其傳
不必合併於經毛氏據隋志申言經即漢晉祕府所有不誤
案梅氏上傳無經之說發於毛氏余前已申論之茲王劼所見亦與
余同故備載於此以諗來者
王劼曰後案曰尚書卷篇之數千載夢夢直至閻惠方知㮣定十得八
九猶不無小誤至余論始定蓋爲仍合顧命康王之誥而言也故以閻
惠不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爲小誤且謂惠顯與釋文所引馬注相違
然觀釋文本馬本皆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惠氏亦何曾與馬注相
違顧命是成王之書康王之誥是康王之書無從合爲一篇之理閻百
詩尚書古文疏證惠松厓古文尚書攷雖亦播弄篇卷而必分之爲二

以四十六卷不可借序爲經後案借序補經合此爲一而稱定論旋有
江艮庭集注音疏仰仍分之段懋堂撰異列書序爲第三十二亦仍分
出此篇非以二篇有斷不可合者乎孫淵如今古文注疏復合二篇爲
第二十五以書序爲第三十意在祖述後案不知後案雖合顧命康王
之誥爲第二十五而於王出在應門之內句下引孔疏曰伏生以此篇
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
寡命以上納于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夫諸侯誥王王
報誥諸侯而使誥報異篇失其義矣沖遠疏本明確後案引之復合二
題爲一則亦惟惑之甚矣康王之誥旣斷自王若曰已下無論馬鄭王
本是否孔氏之舊抑或自王出在應門已下或自王若曰已下篇首雖
異其不屬於顧命則同何以既爲兩篇而復合爲一卷有所謂欺抑任
意爲之歟

案諸家攻古文藉口學宗馬鄭其實陰畔馬鄭如今文泰誓馬鄭疑

其僞者也段氏孫氏輯之以附於經顧命康王之誥馬鄭分爲二篇者也王氏孫氏仍然合之爲一此豈篤守馬鄭之學者哉世人不察猶曰彼之攻古文乃據馬鄭殆不然矣

王劼曰閻惠之徒攻孔傳不自愜因及孔經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掇拾傳記而無違證二典三謨無不文從字順者統今文古文無不可云掇拾傳記者然孔傳爲僞孔經不爲僞則鄭注逸書陋句未免相形見絀孔傳一僞孔經又一僞則鄭學攻擊私心未免遷怒見疑故不若謂其經傳僞出一手也然漢書律歷志引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與孔本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之文雖有不同而十有二月乙丑則無以異其無異者未言湯崩踰月不踰年太甲即位改元於十二月是湯崩年之末也亦未言湯崩踰年大甲改元至十二月郊祀十二月是元年末非元年初也兩說不同孔鄭各執其一皆非經旨而鄭注之經不僞

孔傳之經獨爲僞出一手豈十有二月果如鄭說爲湯崩年之去乎更可笑者鄭注經文書元年孔傳經文書元祀後案則曰爾雅雖云商曰祀周曰年古人臨文御不拘此元年僞孔改元祀其謬二也然則合於時制爲謬必不合於時制乃不謬矣

案湯崩踰月踰年經無明文今不可考後人解經各以意見定之其是與非於經文眞僞無涉況元祀有二月乙丑之文與漢書所引劉歆律歷志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之文如出一轍何疑之有乃朱彝尊經義考謂胡安國解左傳主夏時冠周月之論皆由伊訓十有二月之文亂之不知伊訓十有二月解者不同豈經文之罪也古文竄應爾雅今日元祀正與爾雅相應閻氏惡其爲古文作證特創此謬說而王鳴盛因之此昔人所謂欺心之學宜爲王劼所竊笑矣

王劼曰安國書序增多伏生云者通計隸古篇目增多於伏生之數也凡言增多二十五篇皆增多伏生省文鄭注杜林一依伏生篇目故孔

氏正義言壁書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增多鄭注猶云增多伏生也其於鄭注之外偽造偽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者則名之爲更增益偽書而不同曰增多伏生也多者少之對更者類之充自孔壁視伏生之少言之則曰增多於作偽增益之書推其類言之則曰更義意既殊稱名各異後案竟敢蔑其文曰鄭祇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而增多之篇但述其目此欲借增多之篇以混更增益之偽書耳然增多之篇既在伏孔俱有之序中鄭何爲注其序不注其經不注其經但述其目況偏檢羣書不見有鄭述偽書二十四篇之目者後案又曰鄭於書序注中間引其文及檢鄭注書序亦無見引其文者惟武成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畢命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皆非引其文亦非述其目後案又曰即穎達此段疏中所載者是也案此段疏中所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二十四篇以足鄭注而要不言爲鄭述後案之書自欺欺人大率如此此則欲以增多伏生之眞

爲僞而以更增益之僞書爲眞乃作此惝恍之詞試問鄭逸亦何關眞僞哉馬驌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何逸焉

案自閻若璩誤會正義更增益二十四篇之語遂以孔穎達所斥爲僞者槩爲眞古文以攻二十五篇之僞王鳴盛卽因之不曰鄭注而曰鄭逸孫星衍輩槩奉其言幾若此二十四篇果爲鄭所親見者及張崇蘭舉鄭所注亡篇詆之（語詳卷中所引尙書私議）其喙始息王劼在張氏前已知鳴盛之誤會孔疏惜猶未見張氏之尙書私議耳

王劼曰孔沖遠書序云江左學者咸祖孔傳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後案遂引北史儒林傳辨之曰江左尙書則孔安國河洛尙書則鄭康成蓋南人輕浮喜尙新奇故僞書先行於江左而河洛仍守鄭學之舊不爲所惑然北史明言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下里諸生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是北史實尊尙孔傳而言南北好尙不同者乃兼易詩書禮春秋各傳注言之一時風會不同並

無優劣之分何得自識南人輕浮也又云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並南人也直至二劉僞書之聲燄始暖二劉者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也皆載北史儒林傳初非南人孔傳聲燄張於河朔即在武平末年更不可謂北人仍守鄭學況士元光伯北地通儒史既稱東都惟二劉學通南北則北人不通孔傳者特下學耳何南北新舊之有釋文引北史云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皆盡後案既斷之曰古文尚書非亡於永嘉而何此復曰河朔仍守鄭學之舊不知鄭學是否眞古文尚書何以既亡於永嘉而復守於魏齊也又於卷首正義梅賾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既辨之曰前晉祕書見存僞書豈得施行此復曰僞書先行於江左不知鄭學是否祕書何以河朔仍守鄭學而僞書竟得施行也

案孔傳既行鄭學遂微蓋僞書以五十八篇爲備長者出則短者自廢無論南北好尚之情一也乃無識之徒不辨古書顯晦之由反歸

皆於南北習尚之異不亦傎乎王劼駁之良允

王劼曰鄭詩箋曰眾篇義合編至毛爲訓傳時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毛詩序既有然矣安國爲書傳亦引書序各冠其篇事理相同有何可疑後案謂此亦是僞孔極大關目其意特欲以序爲一卷就已說也鄭注之神怪泰誓不入伏生不足取信入於伏生爲二十九卷加逸書十六卷止四十五卷必須借序作一卷以補伏外泰誓之卷數本不若孔書通編合計無所謂十六卷二十四篇亦無所謂二十五篇但以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計之自合五十八篇四十六卷者爲的今使其無序可借則伏書逸書卷數不合將依杜林卷數神怪泰誓不大可疑乎故舞文巧詆斥孔引序於篇端實惡其置序於卷外耳分序附經何關眞僞

案王鳴盛後案變亂篇題借序作卷因斥安國引序冠篇之非王劼斥其爲就己說良然

王劼曰惠松厓言漢世儒者惟鄭氏篤信古文故於易傳費氏於書傳孔氏於詩傳毛氏皆古文也然鄭以爻辰說易祇與何妥同非傳費也爲毛詩作箋每用三家非傳毛也所注尙書乃杜林所傳逸書題曰古文非傳孔也松厓欲借言鄭傳孔學並牽涉費氏毛氏豈未見鄭之易注詩箋邪叚懋堂作古文尙書撰異至不識衛賈馬鄭與杜林爲一書夫鄭注杜林古文當時以不見孔傳題曰古文尙書迨梅氏奏上孔傳行之其書遂不得並存於世非僞不可勝眞乎猶爲鋪張揚厲分列多名而曰杜林之漆書古文尙書衛宏之古文尙書訓旨賈逵之古文尙書訓馬融之古文尙書傳鄭君之古文尙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爲孔安國遞傳之本何此等皆亡而僞孔獨存云云將欺人邪抑自欺邪故其書亦如江艮庭音疏三十二卷但無逸湯誥一篇而泰誓三篇不入於次差勝於江然徧搜羣書所引或眞或僞者幾於泰誓序注又以百篇書序次於三十二皆惑於王西莊等進退無據之邪說而

不覺其忸怩之甚也包愼伯常爲余言段懋堂非卓識者殆謂此歟

案諸家之攻古文正坐無識段玉裁親注說文解字而不信有科斗古文謂爲晉人但詆訾以晉世汲郡人發冢得竹書科斗故也初不知正義引鄭元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此在晉以前已有解釋之者段氏豈未之見邪良由惑於僞古文之說故疑科斗二字亦晉人所爲耳包愼伯識其非卓識良然

王劼曰畢命正義云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詞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元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元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此篇正義最明確所載漢書鄭注書序斑斑可攷雖作策豐刑

冊命霍侯皆當時張霸之徒所爲要不得謂爲無畢命明矣作僞篇目由於摹擬汲郡古文有云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與孔傳合非摹擬之得其似者哉後案因漢書引畢命而僞書十六篇無畢命之目顯然不確故欲改畢命爲冏命引閻百詩曰畢命古今文皆無不知劉歆從何得之按閻所謂古文指杜林依伏生今文爲之者畢命本增多伏生篇目自爲今文所無若更增益之僞書閻始以古文名之者豈能同其古文所有劉歆亦據當時傳聞舊語爲說覲於大傳所載酒誥無逸異文可見漢世孔傳未出異說不勝其煩然僞書在十六篇外者或爲孔傳所有或爲孔傳所無皆當以孔傳證之閻百詩欲覓無畢命惠松厓謂卽爲冏命字之譌皆私意也按古今人表冏作䍐在第四師古曰穆王大僕也畢公文王子在第二各有其人各有其職豈得以冏爲畢

案孔穎達正義誤以僞書二十四篇爲劉歆之十六篇初不知其何

以致誤及親所斥作策豐刑之僞證以劉歆律歷志所引與古文不符故疑其十六篇即僞書之二十四篇不知二十四篇無畢命而律歷志有畢命可知劉歆所引畢命爲雜說而其十六篇要自有古文畢命也乃閻惠輩直據二十四篇爲劉歆眞古文且改冏命爲畢命以合之尤誤益加誤矣王劼斥其以冏爲畢有以哉

王劼曰孫淵如作尚書今古文注疏乃以帝曰欽哉冠於愼徽五典之上而不注則更不及段懋堂矣所謂今古文者尚書大傳爲今文司馬遷爲安國古文杜林爲孔壁古文凡三家皆二十九篇以泰誓爲第十百篇序爲第三十則不知司馬遷杜林同一古文有如是邪抑安國與孔壁各一古文有如是邪段懋堂撰異三十二篇不載泰誓以諸傳記所引或眞或僞之句附存於編後泰誓序中蓋有惡於其神怪也淵如竊其意凡傳記所引與當時流傳虛妄乖存之僞說同一採錄以雜綴於書序篇目而爲經意謂僞書有引用可因以爲眞增多伏生有捃取

可證其爲僞此其用意有深險於惠江者然名之曰今古文注疏則陋矣漢初古文六經未出戰國諸子各自著書或增損故事以自信其說史記一切信之甚者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此蘇穎濱古史所由作也則史記何得盡爲安國古文說杜林止三十四篇題曰古文者係得自西州本何得爲孔壁古文說其自敘云經二十九篇并序爲三十卷伏生出自壁藏授之鼂錯教於齊魯立於學官大小夏侯歐陽爲之注解傳述有本一節從來歐陽大小夏侯章句解故說義皆未嘗有百篇書序是自欺也又云書大傳孔子謂顏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謨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凡此七觀之書皆在二十九篇中故漢儒以尚書爲備以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斗也故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可證漢儒篤守二十九篇一節夫劉歆移書太常有云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乃

斥保殘挾私一聲以不備爲備之言非謂尙書備於七觀也孔子訂經明道不求義類而法斗七宿不三之五之而必四之爲二十八何義不以七爲斗而以一爲斗又何義此讖緯術數之陋說孔子如果出此不聞贊易十翼刪詩三百於何取法觀其書名與其自敘可知任情縱恣狎侮聖言凡記誦之多收藏之富適足佐其謬妄以淆經而欺世耳夫世道之衰由於事無是非淵如頗稱博覽王西莊江艮庭攻擊孔傳殘毀聖經之日不思闢邪說而狗時趨何殊扶植小人以禍君子後世將由其書以論其人由其人以論其世不免以人才悲學術以學術悲世道矣自閻惠而下攻孔傳者孫淵如與王西莊祿位稍高不期驕侈成其乖僻淵如更斥西莊衆存孔傳不載史記大傳異說爲非而同於西莊復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殆則於正解抹滅務盡於曲說彌縫無遺以削絕是非眞僞之蹟使天下後世無可得而挽救之者謂非事物之極乎

案孫星衍輯尙書馬鄭注以攻孔意以馬鄭爲眞古文孔爲僞古文也不知鄭所注三十四篇中有僞泰誓馬則疑其神怪鄭則以爲古文泰誓今亡是馬鄭皆不以爲古文矣乃孫氏尙書今古文注疏仍將殘闕之僞泰誓輯入其中加以箋釋在康成當日不過以學官所立遂亦如緯書中候之類依例注之且於注中明揭其僞孫氏旣宗馬鄭乃復顯背馬鄭是豈爲善守漢學者乎此又爲王劼所未及者故補論之於此

王劼曰近人治尙書必斥僞孔一時風氣所尙否則不入鄭學不成名士毛大可至爲古文尙書作寃詞惠松厓大笑之謂反證成其罪可見羅織周密鄭學之聲燄張矣孰意有焦理堂作尙書補疏乃於眾取二十八篇之孔傳鄭注平心論之曰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孔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皋陶若以皋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

古爲同天以皋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兇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兇故王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孔傳則以爲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假君令因而卽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孔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孔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

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繆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孔傳則訓辟爲法居東爲東征罪人即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啟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尙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晉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孔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邪說害義二千年矣理堂獨具心肝發此力挽狂瀾之論說此七善推而廣之孔傳之有關人心世道如此其可以爲僞乎且焦氏補疏又有云王西莊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艮庭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孔說亦多取之孫淵如屏孔傳而綴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其訓詁章何之間誠有未善終不能不用爲藍本理堂於此可謂心平智周言近指遠學者於此須知孔傳古文五十八篇是一書非杜林與逸十六篇爲二書者之比理堂特不敢左袒孔傳但作此舉偏見全之論示人以攻

孔傳不能不仍列孔傳屏孔經不能不黏本孔經則觀此七善而七善之外可見矣觀此二十八篇而二十八篇之外可推矣其分孔壁五十八篇爲二者非謬乎其置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於外者非妄乎雖理堂亦祇於五十八篇中取除二十八篇然與他人之分置二十五篇者用意殊矣

案焦理堂歷舉孔傳勝於鄭注處優劣既不可掩乃陳蘭甫禮尊鄭黜孔反謂僞孔讀鄭注於其義未安者易之不知彼從何處見來無稽之談任情倒置皆沿閻惠之狂瀾而不知返者也

王劼曰惠松厓作古文尙書攷計疑義四條辨正義四條古文證九條辨僞書十五條又先後續出兩條附閻若璩尙書疏證十三條共爲一卷其博引傳記逸書別爲一卷亦間附閻說猶不過附會百詩變亂是非耳至其攺稱孔氏逸書梅氏古文則尤爲狡獪其以藝文志四十六卷爲兼序言之亦自松厓始然其最易貽誤後學更在證孔氏逸書九

條有不容不辨者一謂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云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又引韓宣曰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云是九共篇義信有徵矣然則孔書後出無九共篇者何以王後案謂其不能遐穿構造邪一謂五子者武觀也引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五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也妄有淫佚作亂之人逃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然則鄭注書序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者非也一謂鄭注禹貢引嗣征云厥篚元黃詩正義言當在古文武成篇者不知逸書有嗣征篇漢末猶存故鄭氏引之然則鄭何不注嗣征邪一謂論語堯曰篇敢用元牡云云孔安國注言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是非湯誥之文然則注何不云此湯誓之文而言湯伐桀告天之文後述墨子非明其引作湯誓者爲不得其實歟一謂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云吉當

作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誥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又緇衣引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注云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是鄭以尹告為伊尹誥成湯即書序之咸有一德也今孔傳以尹告一篇之文分屬太甲又以咸有一德為陳戒太甲失之遠矣然鄭注實不云伊尹告成湯告成湯而可云惟尹躬及湯邪一謂劉歆三統歷載伊訓篇與律歷志同又康成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是三朡則此漢末猶存也然則劉歆所引畢命獨非偽書存於漢末者乎而謂為非畢命是冏命何也一謂康成書序注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而劉歆三統歷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云云粲其文皆見周書世俘篇蓋史官所記伐紂歲月略同而其文則異也然則三統歷引伊訓畢命皆別見偽書不可於逸書武成非一篇見之乎一謂旅獒序西旅獻獒太保乃作旅獒康成注獒讀為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來獻見於周是本逸書為說然則國人可遣來酋豪何足為強大有政者且

失上下之分非盛德之感召矣一謂逸書有冏命冏當作畢字之誤也而引三統歷誠畢命豐刑之文又鄭注畢命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序不同與此序相應皆據逸書爲說按正義引鄭注不同與此序相應下有非也二字謂此不同與此序相應知逸篇之非也故鄭曰畢命亡冏命逸未見孔傳故同與此序相應之畢命亡也若以冏爲畢則冏命亦亡與鄭巽刪去非也二字又與鄭巽凡此皆附會閻百詩之過棻惠氏挾鄭以攻孔王氏卽據鄭說以折之最爲明切惠氏智出閻下其立說悉本閻氏而又小立異同其實所言皆閻氏所先見及者閻氏實有意誣之惠氏而下則皆爲其所惑耳

王劼曰孔傳亦不免訓詁之失然訂書爲經以明君道大旨猶傳家學故其序曰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此孔子訂經垂教之意孔傳獨闡明之有非他人所能及者爲鄭學者嗣張鄭學由詆孔傳或謂爲姚方興或謂爲劉炫至誣孔經爲僞

出一手是知有康成而不知有孔子也既謂鄭注爲眞古文不注亦爲眞古文又造言亡於永嘉而恚爲天喪斯文是欲尊鄭而不憚於誣天也然世之虛慕古學憚於讀書者多則不能不爲之眩惑耳溯疑孔傳者自作叶韻讀詩以誤後學之吳才老始或云朱晦翁則未必然也蔡沈書傳舜典曰梅賾既失孔傳舜典亦不知篇首二十八字而愼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至姚方興得孔傳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遂疑其僞蓋過論也觀此可見蔡仲默固不以孔傳爲僞者蔡受朱學其集傳序云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猶新又中庸章句曰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受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然則朱氏豈以今本爲僞者哉鄭學自知理曲無論俗說淺見但有微忤孔傳皆奉之若天書然大儒名賢匡正鄭注亦復不少皆疾之不啻寇讐故於正義則曰穎達乃黜眞而扶僞何其謬也於釋文則曰甚矣德明之瞀且妄也而於同爲鄭

學者稱爲子雝今日從羣書采得之王注亦皆與僞孔傳相表裏然則不知是王肅僞造二十五篇合三十三篇爲之傳而又別自注二十九篇以掩其蹟邪抑皇甫謐竊取王注以造僞孔傳又於世紀自引之以實其言邪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嗟乎此言何其甚也孔傳本舜典首無二十八字以於王肅注無施也皇甫謐帝王世紀引史記太甲嗣立固與孔傳不合也王子雝皇甫士安學皆純正豈有此詭譎心思後案因其不好鄭學作此虛空羅網周內無辜小人哉

案齊召南曰孔傳詁經義簡辭質雖有迂曲要非若牟長朱普秦延君輩章句動至數十萬言之繁猥也又非若馬融鄭元輩動據中候璿璣鈐考靈曜諸緯書之奇怪不經也此言實持平之論然即宗鄭而不喜孔猶可言也何至因傳而毀及於經王劼謂其知有康成而不知有孔子洵然閻氏至恚爲天喪斯文誣聖誣天不知是何肺腑朱子疑傳不疑經語類具在豈容附會其說乃黨同伐異無端造一

事實誣及於王肅皇甫謐而又毫無證據只是師心臆測之言一曰
注以掩其蹟一曰引以實其言曾見古今造僞書人有如此之詭謀
深計者邪又幾曾見王肅皇甫謐果爲心術不端詭詐百出者邪王
劼斥其爲小人語似過當然謂其虛空羅網周內無孳實非過論
王劼曰釋文云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仍用者不廢梅氏之舊也其
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
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而無孔傳乃梅賾本非王肅本然王肅
注今文雖合於堯典而大類孔傳當時謂其私見孔傳而祕之或舜典
非堯典於王注中有可見者梅氏乃因王注分愼徽以下爲舜典故梅
本實用王肅本迨後姚方興得篇首二十八字並全篇孔傳上之有罪
事寢書亦隨失至隋開皇復得其書而梅氏之本以全釋文作書在後
全經皆以孔傳爲正則舜典自亦應依孔傳以補梅氏之闕故全篇既
爲孔傳作音而篇首仍因王注聊出二十八字所以明二十八字由者

證相符而得非可假托聊以王注無施出之存其舊耳故於篇首載曰若稽古帝舜二句注之曰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按云孔氏傳本無者言梅氏所上孔傳無此姚方興所上篇首十二字也凡二十八字而言十二者姚書隨說無據七錄所引止此而開皇所得之書卽建武所上實二十八字故知十二字以下更有此四句也既知有此四句猶言十二字既於孔傳出二十八字復爲孔傳作音既全篇大字載孔傳而仍不廢王肅本於此見陸氏具以疑傳信之深意焉然則十二字與二十八字是一本非二本不容因釋文大小字之分謂爲劉炫所造矣梅氏闕二十八字與姚氏得二十八字亦是一本非二本不容因鼂錯口傳誤合謂爲姚方興所造矣論語天之歷數孟子祇載見瞽瞍皆大禹謨之異文亦無二本不容因先失後得而強生疑議矣後案欲以舜典爲王

注所分故曰經文用王肅本欲以孔傳爲姚氏所僞故曰傳文用方興本然實只二十八字異已於王注無施出之夫何王肅本方興本之可用哉至云梅氏獻書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亡失舜典以售其欺蓋既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而又亡失其傳亦以見堯典傳存而舜典傳獨亡二篇必不可合一等語凡皆以己度人而不知人心之所同者理耳其奸巧詐僞固有他人所不能同者矣若元德之訓亦必泛引羣書證成爲道家語則商頌之元王桓撥將爲道君皇帝蜀漢先主字元德將與淮南子同爲道家者流邪

案攻古文者動稱梅賾僞造乃舜典猶闕二十八字則非梅賾之僞亦是一證乃王氏後案反謂其詐失以售其欺巧詆至此眞是不情之論又因此詠及於劉炫昔巴蜀有獄牽累望家所謂望家者數十里之內舉目望見者也後案所指何以異此王劼斥之宜矣

王劼曰荀悅漢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武帝時孔安國家

獻之者謂魯恭王得書不獻以還孔氏藏於其家至武帝時安國乃獻其家藏之書明非得於民間爲虛妄之說者比也豈謂孔安國家非孔安國邪豈安國爲武帝時博士不得獻書而有待於其家邪其家藏書惠襄尙有主名獻書大事皆安國家子孫如邛如驩者皆不足稱名邪解此則荀紀中家字與羣書略無異義閻百詩乃曰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朱竹垞乃曰可知漢書文選殺本流傳脫去家字皆是故作張皇已覺無謂至後案更欲實其言而作自欺欺人之語曰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余以鄱陽胡氏影摹淳熙辛丑尤延之本校之實無家字甚矣後案之拙也天下豈遂無宋本文選哉

案攻古文家隨聲附和猶謂其未加詳考耳乃明知其不合無故撰一僞事以曲爲彌縫而不顧同時之人有聚原書以相詰難者瑕猶谷謂其習於欺人之技吾則謂其昧於毋自欺之旨矣

又案王劼著尙書後案駁正余初未見及書將成始得之廠肆翰文

齋與余說十合八九蓋是非之公自在人心也劼與鳴盛同時後棨初出即貽書以駁正之蓋懼其以邪說亂經也觀其以人才悲學術數言斯固有心世道者然其說有醇有駁予特錄其允當者以證予言雖微嫌其文筆冗沓亦以此固論事不論文也

古文尚書辨惑卷十五

黄岡洪良品右臣著

附錄張崇蘭古文尚書私議

惑棣原詞第一條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歷班固作律歷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徵引之特以當日未立于學官故罕遘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祕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於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系其篇目舉其遺文翕然皆知爲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既備著其目復爲條其說於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張崇蘭議曰此爲考古文之提綱觀其逐步斡旋亦巽於稱心而言直抒所見者矣其云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班固鄭康成皆得引之似乎持之有故而所謂篇名具在者乃見於正義所斥之僞書非有他據也班志原本劉歆所引有伊訓武成畢命鄭注書序所引有允征伊訓其篇名有一出於見行古文之外者乎況二十四篇之目並無畢命惠氏改冏命以強合之此何說也其言賈馬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二語頗費周章夫今日所爭者逸篇之眞僞耳以孔學本有此逸篇故耳不傳逸篇何關孔學焉不云惟傳杜林之學不傳逸篇乎其意祇據鄭注書序偶及逸篇以爲攻古文張本取正義僞書之目附合之謂是曾傳孔學者特無如馬融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之語與之牴牾遂兩涉焉思立於不敗之地然而拙矣若夫漢重家學正以歐陽大小夏侯與孔氏古文各自成家也以二十九篇爲備豈孔氏亦以二十九篇爲備乎自注引劉歆移太常書何邈遠其本旨也至謂所逸十六篇當

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聚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既稱當時學者自應在劉賈馬鄭諸儒之外曰咸能曰皆知似乎舉不勝舉者乃徧觀全卷一則曰班固律歷志引伊訓武成畢命再則曰鄭注書序引允征伊訓而他何有也巧於張皇詞氣復出之以果決淺學爲其所熒惑亦無足怪耳

惠棟原詞第二條　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藝文志所謂十六篇者卽鄭氏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也正義曰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

張崇蘭議曰此正義所謂僞書者惠以爲鄭氏所述何據乎鄭氏三十四篇之注散見史記集解及羣經正義何此諸篇之注絕不一見鄭於書序大傳中候皆有注若曾受此二十四篇豈有不爲作注之理觀鄭無注知非所受也不特此也鄭注書序武成云建武之際亡注緇衣引

尹告云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以鄭氏自述之二亡篇而誣其所受之古文有是則悖甚矣且鄭氏曾與趙商論周官篇中三公師保之文此僞書二十四篇之所無逸書二十五篇之所有也合此諸證二十四篇之目不出於康成豈不顯然惠氏之誤由於連讀正義鄭分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之句以爲是康成增益也不知前文云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後文云鄭注尚書篇數並與三家同是鄭氏之書止三十四篇也孔沖遠豈以鄭爲增益僞書者哉正義本明顯讀者自善誤然則謂鄭述古文二十四篇所據止此正義數行而其誤若此欲以定孔壁古文之案得乎

案自來以僞書爲眞書者其說創自閻惠始他人辨之不得其要領轉爲其徒所藉口惟彼既冒鄭注張氏即據鄭所注亡篇以折之荆履吉謂使閻惠諸君復作亦難理前說以自伸洵不誣也

惠棟原詞第三條　張霸所撰有百兩篇無僞造二十四篇之說二

十四篇之文劉歆班固皆以爲孔安國所得逸書非張霸書也自東晉二十五篇之文出於是始以二十四篇爲僞信所疑而疑所信此後儒所以不能無辨也

張崇蘭礮曰正義云張霸之徒猶言張霸之流耳孟子云舜之徒蹠之徒此詞例也若張霸所造爲百兩篇孔沖遠豈有不知況張霸西漢成帝時人鄭康成東漢靈帝時人斷無謂張霸能於鄭注之外僞造以足鄭注之理若謂稱鄭注者止是計篇數非必卽指鄭書則尚書當張霸時未經鄭氏所分爲篇止二十九卽增益二十四篇仍無以符孔書之數也然則二十四篇僞造於鄭氏既分之後斷然可知蓋前之僞造者爲百兩篇張霸是也後之僞造者二十四篇不得其主名故云張霸之徒也正義於泰誓亦云此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正是此例不然一張霸耳前後相距三百餘年謂其三造僞書孔沖遠不若是謬矣乃諸古文家皆府獄於此意謂出脫張霸卽可以移鳳康成而不知

先已誤認也若夫劉歆班固於增多之古文第渾言十六篇並無篇目今則毅然指定此二十四篇謂二人皆以爲安國所得逸書直將己意爲古說後學不加詳考鮮不爲其所欺宜乎今日之併爲一談也然則信所疑而疑所信世固不乏其人特未可以目孔沖遠耳

案張霸之徒四字余向言猶聖人之徒非徒即聖人也讀正義者忘其有之徒二字遂橫生議論只坐讀書心不細耳張氏所解亦與予同讀正義者又忘其有足鄭注之言遂謂爲鄭所注且謂爲劉歆班固之十六篇惠氏別有一條設四疑以破張霸僞造之說不知孔沖遠明言張霸之徒僞造非言張霸僞造也種種謬說總由誤會正義而然張氏辨之當矣

惠棟原詞第四條　漢世儒者惟鄭氏篤信古文故於易傳費氏於書傳孔氏於詩傳毛氏皆古文也許慎亦從賈逵受古學其撰說文解字稱書孔氏詩毛氏由是言之鄭祖孔學又何疑乎蓋古文自膠

東庸生以下代有經師扶風杜林又得西州漆書互相考證賈馬諸若皆傳其學故有雅材好博之稱平帝立古文而十六篇不著於錄以故絕無師說治至建武武成之篇間有亡者尹敏孫期丁鴻張楷皆通古文然闕幘傳講二十九篇而已夏侯勝師丹號信今疑古撥棄內學抑而不宣至康成注書允征伊訓猶有存焉然猶能舉其篇章辨其亡逸者此炎漢四百年古文經師之力也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成就滅亡於是梅賾之徒僞書當作僞於王肅亂好造僞書以誣康成家難其一也奮其私智造爲古文傳記遺書捃摭殆盡若拾遺秉而作飯集狐腋以爲裘語本朱錫鬯雖於大義無乖然合之鄭氏逸篇不與百兩與中書矣此鄭自與梅異非與孔異也

識曰謂鄭不與孔異初無可考若據正義則其異甚矣許愼稱書孔氏何與於鄭以此爲鄭祖孔學之證直所未喻平帝立古文十六篇不著於錄此以杜撰爲故實者劉歆當哀帝時移書太常博士僅以十六篇

爲言謂民間有庸生尙傳其學庸生之傳王璜塗惲以立古文時貴顯東漢惟不立學故諸儒傳講惟二十九篇考其與三家同異而已非可以例西漢立學時也至謂武成之篇間有亡者允征伊訓僅有存焉似亦知此二十四篇當康成時已無可徵然則謂鄭傳孔學僅傳此增多之篇目乎夫書序百篇皆孔所得皆鄭所注奚爭此二十四篇之目爲也鄭氏逸篇既無其物見行古文又非淺陋百兩中書之響何居焉

案劉歆移博士書欲立十六篇古文博士不應至平帝時劉歆貴顯用事古文始立其所立者正劉歆十六篇之古文非後漢二十九篇之古文也是時古文以五十八篇爲備與康成之三十四篇何涉今惠氏既知尹敏孫期丁鴻張楷輩所傳講者爲二十九篇古文則劉歆之十六篇不在其列可知豈略聞其篇目摹仿其字畫遂得謂之傳孔學乎鄭氏之書本之許愼賈逵其云書孔氏祖孔學者殆亦如京房焦延壽之易託言受之孟喜耳平帝既立古文若無此十六篇

則前此劉歆與博士所爭者爲何後此王莽既敗學廢不立者爲何案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常授徐敖以至王璜塗惲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傳贊又云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散失兼而存之敘安國古文而及劉歆璜惲之貴顯以此十六篇爲劉歆所爭璜惲所習在此也又及左氏春秋毛詩逸禮之兼存以十六篇向所不立今與諸書而並立也惠氏徒執馬融無師說之言遂並班志不之詳考亦可謂麤疏矣

惠棟原詞第五條　王氏應麟曰五子逸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共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楚士姚以五觀比於朱均管蔡）愚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啟乃當作啟子溢與泆同）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湛與耽淫濁亂也）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大當作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卽書序之五

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下之五子（今本夏訛殷）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漢東郡畔觀縣）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也楚語士娓曰啟有武觀春秋傳曰夏有觀扈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楚辭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蓋二句即墨子所云淫溢康樂萬舞翼翼是也後二句即周書所云忘伯禹之命遂凶厥國是也）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潛夫論皆依以為說安有淫佚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氏之誣不待辨而明也

張崇蘭識曰武觀非五子也且不當太康之世楚語士娓曰啟有五觀但言啟子不明其畔於何時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則儼然列之有扈之前是以汲郡古文載帝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

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墨子所述即其事武五字適同書五子即武子與書序異也若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夏本紀與書序同）鄭注避亂於洛汭是明明五人並非一人明明避亂並非作亂惠氏不信古文亦將不信書序與鄭注乎楚詞夏康娛以自縱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即引書序五子之歌以釋之屈原述其事王逸舉其篇與啟時武觀何涉惠氏乃謂淫佚作亂之人安能垂戒作歌若篇題俱不可信然又何以云孔氏逸書本有是篇也凡此諸書皆惠所引而時代外訛事蹟錯互號為考據家吾不信也

案墨子一書在當時已為孟子所辭闢其所引書詞較孟子多僻澀此正史遷所云百家言黃帝不雅馴之類乃攻古文者不能以經正子反至以子駁經孟子云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雖知後世乃有以淫辭為可據而聖經不足據者亦曰吾自以考據定之耳卒之於其所引之辭先不能解以致時代外訛事蹟錯互所謂考據者安

在宜爲張氏之所斥矣

惠棟原詞第六條　逸書有冏命畢謂冏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歷云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一云作策書豐刑）康成畢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

張崇蘭議曰冏命畢命皆二十五篇所有此不足以相難畢誤爲冏全無端緒乃敢擅改其意只因律歷志有此篇目不欲使僞既出古文作證故奪此與彼耳康成注文不可通同字疑衍册命霍侯之事與作策豐刑一例皆古籍之錯互者故鄭以爲不與此序相應也惠氏於鄭注並未知其何解卽臆斷爲據孔氏逸書爲說誠可笑已

案　本朝考據諸家於文詞既不措意於義理復失講貫故遇古書輿阻往往不得其解致失古人意旨以此考訂古經所謂東面而不見西牆也故吾嘗言考據之學須先自通文法研義理始

惠棟原詞第七條　征苗誓師禹誓文也于用號泣舜典文也而皆以爲大禹謨葛伯仇餉湯征文也而以爲仲虺之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皆湯誓文也而以爲湯誥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咸有一德文也而以爲太甲皆與書傳不合

張崇蘭識曰詆古文爲僞者動謂其剽取書傳既係剽取則必檢原文宜乎無不合之處矣今摘其不合者如此庶免於剽取之陋乎特其所謂禹誓者由於誤讀墨子若湯誓則今古文俱在不應別有一篇禹誓湯誓（說見後條）至所據舜典湯征咸有一德之文未審惠氏親見其篇中有此諸語乎亦懸揣而得之乎如曰懸揣則彼以懸揣而載入追敘之詞此以懸揣而疑爲當境之語均屬未可知也未可知則皆僞也方攻人作僞而遽蹈之何邪況謂彼懸揣或後世評譖之深文謂此懸揣則今日誅心之定論由是觀之罪有在矣

案剽取書傳必檢原文宜無不合吾嘗以此明古文之非僞今張氏

云然是非有公論也古人引書每多變誤而惠氏不知所論率皆無據張氏謂其以臆揣得之洵不誣矣是故考古貴乎有識

惠棟原詞第八條　左傳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離騷經云啓九辨與九歌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辨九歌則九歌乃啓樂猶九鼎爲啓鑄也伏氏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三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康成注四章皆歌禹獨無九歌明九歌乃啓樂也今後出古文以爲禹告舜之詞則似虞時已有此歌恐未然

張崇蘭議曰王逸楚詞注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此漢人明以爲禹樂之證若在虞時原未有此歌卻攸引此文而釋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此春秋間人已早爲訓詁而不悟何也若其引大傳則又誤大傳所言廟舜廟也其言夏道

與謂夏道由此而興也故列於虞傳之末何足以爲禹樂無九歌之證乎

案毛奇齡云水火金木諸句斷當屬之大禹口中洪範不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乎當禹治水時天錫禹洪範箕子傳而演之故五行之說雖見於五帝德而經文無有惟洪範首演五行曰水火金木土而大禹即以水火金木土進之帝前此一節正其本洪範以陳謨之事故曰天錫洪範禹則之以成九類而前儒亦云水火金木土穀者即初一五行也（案土爰稼穡穀即統土內）正德利用厚生者即農用八政也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勸之以九歌者即天錫九疇以九爲次禹成九類亦以九爲則也是水火金木九功九歌諸句斷是夏書斷是大禹謨亦斷是大禹陳謨時口中之語又楚詞啟棘賓商九辨九歌竟以九歌爲夏禹世禪之樂名故史記舜本紀云禹興九招之樂鳳凰來翔亦謂禹紀舜功德爲舜作樂而皆本之於九功九歌蓋九招即九韶亦即

九歌也誰謂九歌非禹謨乎毛氏之說甚精確可與張鐵互相發明今惠氏疑言九歌爲啓樂而不知啓本於禹則論語子在齊聞韶可得謂韶乃齊樂非舜樂乎彼株守一說者可以悟矣

惠棟原詞第九條　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據此言之夏書當有禹誓之篇荀卿子曰誥誓不及五帝誓始於禹則舜時未有也今梅氏采入大禹謨屬之虞書顯然與先儒相悖其說非也

張崇蘭鐵曰墨子所引禹誓謂禹誓師之詞耳遽疑夏書當有禹誓之篇誤矣其書嘗引禹之總德湯之官刑豈總德官刑亦篇名乎然則緇衣引尹告設非鄭注必以爲逸篇無疑且墨子明鬼篇引甘誓亦稱禹誓乃覽之而不悟何也誓始於禹雖舜世何傷舜時既不免頑兆即工之苗民何獨禁其有誓師之事善讀荀子者不若是固矣

案攻古文者旁徵博引而於所引之書先未參透如墨子以禹誓師爲禹誓復以甘誓爲禹誓惠氏知其一不知其二已屬冒昧至於荀子所云誥誓不及五帝正以誓始於禹五帝無之是就人與事言非指書言禹自受命神宗後征苗誓師誓之者禹也非舜也禹乃三王之首雖格苗歸功於舜而行事實專於禹故荀子實據禹謨爲言何反云禹謨與荀子相悖也惠氏誣以梅賾所采謬矣

惠棟原詞第十條　湯誓非全書也湯誥非古文也何以知之以湯誥多采湯誓之言而古別有湯誥之篇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又墨子尙賢篇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今湯誓皆無此言而湯誥有之以此知湯誓非全書也史記殷

本紀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種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此孔氏所傳十六篇之文也今湯誥之詞與史記絕不相類以此知湯誥非古文也

張崇蘭識曰攻古文者意在證成其僞而不虞波及今文也謂論語墨子國語所引其在古文湯誥中者皆稱湯誓閻若璩以爲古文湯誓無疑毛奇齡曰然則今文湯誓反僞矣惠氏有鑒於此故先著湯誓非全書一語亦足以見其苦心然則劉向據中古文校三家經文時凡酒誥召誥脫簡史皆明著其數未聞湯誓亦有脫簡也湯誓古今文所同又載於史記以攻古文故必使不得爲全書亦何必矣然則諸書稱爲湯

誓何也曰古人引書於篇名每多異稱故咸有一德亦稱尹告內史過特以語近誓詞故稱誓耳若論語所引之文在墨子則稱湯說亦足見其無定稱也如以說字爲誤則當爲誥字之誤而非誓字之誤何以明之其篇中層疊列證由泰誓而禹誓由禹誓而湯說而此下又申一證曰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若是湯誓不當與誓命別出矣然則凡此諸文不容闌入見行之湯誓其爲湯誥何疑至殷本紀所載湯誥或別是一篇史遷雜采傳記亦未得其全文故莫知其指何屬如必以本紀爲據則盤庚三篇定作於小辛時而高宗肜日乃作於武丁崩後二十八篇之今文其在商書者又將僞其四矣大抵讀書貴於闕疑不宜武斷殷本紀所載湯誓與書文盡同而反以爲不全湯誥寥寥數語訛脫不備而反以爲眞古文同本紀一篇之中而意爲進退如此安在其有從善服義之公心哉

案古文引書多用卷首篇名內史過引湯誓與孟子引堯典正同余

前已備論之矣至史記所引湯誥張氏謂爲雜采傳記實有可徵如自古皋陶至故后有士顏錫名謂當是明居篇雖不知何據然后稷降種以至蚩尤作亂數語明係呂刑中文而僞撰湯誥者襲用之且其文訛脫不備與湯作誥意旨全別故朱子曰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是朱子亦嘗疑而斥之矣今乃據以爲眞古文乎

惠棟原詞第十一條　杜預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曰逸書見逸周書者則云周書惟襄二十五年傳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此周書常訓篇文也杜氏偶不照而云逸書於是梅氏遂采入蔡仲之命云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謂二十九篇之外逸書也徐幹中論云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蓋逸周書漢人皆見之

張崇蘭議曰左傳所引書杜氏注爲逸書者凡三十三獨文二年傳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云周志周書此與注鄭書爲鄭國史

書同例非有他義也若襄二十五年傳自是逸書與周書常訓解之文大同小異按常訓解云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此如和寤解之小人難保度邑解之不遑暇食皇門解之勤勞王家嘗麥解之如木既顛厥巢其猶有枝葉皆偶與五十八篇之文同也安得斷定逸書無此文所引卽爲周書且借杜氏周志之注爲之穿鑿生例乎徐幹中論法象篇引此文與左傳同不稱周書其貴驗篇云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此酒誥篇文而逸周書則無之然則雖明稱周書尙不得指爲逸周書況其不稱周書者乎何憒憒若此

案常訓篇所云慎始而敬終與祭仲之命慎厥初惟厥終意同而語異所不異者惟終以不困四字耳此自是兩書偶同一語六經往往有之如文言元者善之長四語與左傳穆姜之筮同召南喓喓草蟲數語與小雅出車篇同其餘一句之同不可枚舉如逸詩唐棣之華則召南有之豈不爾思則鄭風有之不但此也陸以湉冷廬雜識曰

古人文詞有不嫌複用者鄒陽諫吳王書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樊準薦龐參書用之孔融薦禰衡書亦用之三國志呂蒙傳亦有此語此類古今甚夥惠氏豈不知之特立意欲證成古文之僞遂不顧所見之偏耳

惠棟引古文疏證原詞第十二條　唐貞觀中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考猥以晚出梅氏之書爲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有原委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即以爲是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爲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盡空臆說而直至梅氏始了了邪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張崇蘭議曰近世學者共視唐儒直以爲淺陋不足道故古文之行歸咎諸臣不加詳考不知唐儒未可輕議也嘗觀開元七年勅議孝經劉子元等議欲行孔廢鄭國子博士司馬貞爭之謂古文二十二章本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行荀昶集註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

遂亡其本近儒欲從古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云云是於孔壁之經安國之傳非不知詳考者苟有以見其僞而爭之之力至於如此也書古文與孝經等耳孔穎達諸臣豈智出司馬貞下哉且貞於孝經建議如此而其爲史記索隱也頗據書古文糾史遷之誤一信一不信豈苟然者唐代去古未遠見聞較確況史傳所載如兩漢及隋書先儒所述若釋文及正義彼此脗合其如近人之不思何

案漢儒講授各有專門古文有孔鄭亦猶今文之有三家也今必欲伸鄭黜孔輒侈稱兩漢諸儒之說試思彼猶知有兩漢諸儒者以讀漢書得之耳試問前漢書劉歆與博士所爭者何故後漢書孔僖父子所世傳者何物賈逵馬融鄭元所講授傳注者何經是豈唐人所鑿空而妄言之者乃談漢學不據漢史其所據者實唐人正義之書而反以之齮齕唐人所謂蠹生於木而自食其木者也抑知唐去漢

晉時代較近當時遺書猶有存者耳目見聞較詳且確孔穎達陸德明皆一代大儒何遂不如閻惠豈漫不加詳考遂任梅氏之妄售其欺何不思也但唐人猶見全書確有證驗故以梅氏之本爲正乃以千百年以後之人徒據馬鄭之孤文隻義遽侈爲兩漢諸儒之學是不知兩漢諸儒不止馬鄭一人也是皆未覩漢書儒林傳而一詳考之也

惠氏引古文疏證原詞第十三條　凡晚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張崇蘭議曰從來辨事之眞僞必以有證爲實無證爲虛古文散見於書傳所引多矣乃攻者忽創一說謂之剽竊是有證反成罪案也因有證之諸句而欲罪及全篇於是離析其句一字兩字以根究所從來而補綴之說生焉推其意必欲增多之篇無一字與羣經諸子相應而後免於竊也試移其術以繩今文今文亦豈能免乎實千古第一苛論其

端發於吳澄謂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至梅鷟離析根究著爲考
異而閻若璩因之大暢其說其後惠棟王鳴盛程廷祚皆沿襲抄錄以
爲古文罪案此李塨所謂竊人敗屐自矜善步輙翹足於先聖之前者
也方梅鷟之爲考異也其所不知動生訾議於是陳第著古文引書證
以正之而閻氏即襲入其書以爲古文罪及毛奇齡著古文寃詞於紏
摘字句之瑕者復列證以明其不然而惠氏即襲入其書以爲古文罪
是何操術之逸也夫此符於書傳所引者既以剽竊入其罪矣及偶與
書傳參差歧互則又曰此不知其本解而誤竊之也否則曰此故欲立
異使人不疑也深文周內考古者如是設心可乎凡攻古文家類持兩
端以逞其羅織之私智如古文於伏書分出舜典益稷則謂其便於省
造至湯誥則謂其不用史記所載而別撰一篇是明與省造之說相違
也既謂其於書傳收拾無遺及偶見有出於二十五篇之外者則又譏
其脫漏是兩歧也且如惠氏前於爰立作相論道經邦業廣維勤諸句

方以字非古義證明其僞此引閻氏之說又以無字無來歷斥其補綴之僞進退皆罪古文何不幸而值此反覆之徒乎

案凡攻古文者不外釆輯補綴兩說究其所列各證率無確據祇是穿鑿附會之談張氏摘其進退兩歧又譏其挾持無具（見另條）所論實爲痛切至謂諸家操術之逸互相鈔襲成書無非妄持兩端以逞其羅織私智實爲洞見癥結之言

惠棟引古文疏證原詞第十四條　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有一篇與今之尚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祇愼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

亦未爲謬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

張崇蘭撥曰東漢諸儒皆不見古文因不知舜典合於堯典趙岐所以疑亡失其文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爲堯典文或謂此足正晉人分篇之誤蓋堯典止此始末乃備證之史記堯本紀亦同以下則爲舜典矣說亦近理若謂別有舜典一篇吾不知舜卽位以後除見行古文所載諸大政外更有何事可以入敘也舜本紀載諸瑣事皆在未升聞之前至格文祖以後則與今舜典無不同矣完廩浚井一節見之孟子者文詞誠屬古崛然堯典不古崛何獨舜典應古崛乎孟子所引舜事使斷爲堯典無疑然則孟子引放勳曰勞之來之諸語曷不疑堯典有脫文乎史遷所云其軼時時見於他說者欲悉舉而歸之二典

誤矣且吾謂舜典若從月正元日分篇則與書序不相應堯本紀欲備
堯一代之事故將舜典愼徽五典以下諸事敘入其中至舜本紀不容
複出乃約其辭曰試舜五典百官皆治賓於四門流四凶族入於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非卽舜典文乎二典事本相因孟子引堯事卽稱堯典
此猶左傳引虞書賦納以言以事關禹卽稱夏書引周書洪範凡三見
以箕子商人卽稱商書也不足疑也

案毛氏以二十八載放勛殂落爲堯典之文因作舜典補亡將父母
使舜完廩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輯入其中蓋猶泥於孟子所
引堯典書名也嗣是閻若璩王鳴盛卽以漢書所引堯典爲言不知
漢人所據者伏生今文耳張崇蘭援左傳引夏書商書例謂孟子引
堯事卽稱堯典實爲確證至謂舜典亡失其文趙歧不見古文故有
此言陳蘭甫澧曰大學引書通謂之帝典蓋堯典舜典與序同篇猶
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誤合爲一篇若云舜典亡失豈可云康王之

諧亦亡失乎

惠棟引古文疏證原詞第十五條　許愼說文解字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愼子沖上書安帝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說文解字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

張崇蘭識曰近世學者好據說文改經類藉口於其序而於本序文義先不能解余友柳賓南曰漢世易有施孟梁邱京氏書有歐陽大小夏侯古文孔氏詩有齊魯韓毛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禮有后蒼大小戴慶氏及周官經許氏兼通其說說文亦兼引之其字則大小篆古文錯出故愼自言其書中所稱引凡有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及論語孝經之目者則皆古文也若稱引其餘諸家則大小篆也後世逸書詩專於一家刊行說文者遂删落其細目獨於禮周官春秋

左氏傳踪蹟猶存禮周官則稱周禮以別於戴禮春秋左氏傳則稱春秋傳以別於公穀皆以後世專稱易其舊號然據其中所稱春秋國語春秋公羊傳之例推之許氏之意猶可尋也余案柳說誠然若如近儒所說則說文引易必係孟氏今孟氏章句雖不傳其異文散見者如需於沙作沙衍咸其輔頰舌頰作俠晉卦之晉作齊損懲忿窒欲作恎浴豐日中則昃昃作稷闃其無人闃作窒繫詞頹然作退然大寶作大保庖犧作伏犧與許氏所引之異文並無一合至於毛詩今注疏本具存所引詩與毛異者幾二百條未聞有議今世所行毛詩爲僞者不得謂其稱詩必毛氏也觀易與詩而書可知矣大抵許氏學宗賈逵逵嘗校三家及古文同異者故字多錯出盡同於孔氏者爲古文異於孔氏者非古文也苟或不然其於書既引堣夷暘谷矣又引嵎鐵崵谷既引鳥獸褎毛矣又引鳥獸𤙏髦既引旁逑僝功矣又引方鳩僝功既引濬濬从矣又引濬畎澮既引若顛木之有甹櫱矣又引若顛木之有甹枿又

謂古文言由枝既引西伯戡黎矣又引西伯戡黎豈孔氏壁中有數本
乎晉儒臆說相承幾二百年覩此亦可爽然失矣
案顧炎武曰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
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爲大後之學者
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
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
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
餘人之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歟否歟一也五經未遇蔡邕等
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
說文爲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後之讀者將何所從
二也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卽徐鉉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
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改經典而
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吳玉搢曰說文解字十五卷所引諸經數千

餘條按其同異大約參半非獨與宋人牴牾亦多與漢人剌謬字殊
義別不可盡一或經師授受各殊或篆隸相承遞變或形聲近似即
相通假或以訛傳訛漸至懸絕程賓詠曰說文所引經每與今文互
異一則所傳異辭因文各見一則約舉其辭本非成句如詩有威儀
抑抑德音秩秩二句約之爲威儀秩秩書大誥有大艱于西土西土
人亦不靜越茲蠢則約之爲我有載于西是也三家之說如此吾更
則說文驗之許愼從賈逵受古學而逵所受杜林本馬融鄭康成皆
註之乃亦有與說文不同者如顧命王乃洮頮水馬鄭古文作頮說
文作沬教胄子馬融作胄說文作育善敹乃甲胄鄭訓穿徹之勿使
斷壞說文訓爲擇是也同一賈逵古學而何以歧異至此且其古文
亦有不同者一字有二古文如正字商字謀字巖字厷字畫字教字
爲字棄字虐字則字虎字樹字克字宅字保字仁字雲字霧字是也
一字有三古文如螽字箕字是也一字有四古文殺字是也同一東

漢盛行之古文而何以歧異又至此夫衛宏亦與賈逵同受古文者也許慎既引衛宏古文用字從卜中又云用古文用何一家之古文又歧異若此然則其尚書古文可謂其盡出於孔氏乎況自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古文之蹟已絕今世安得有古文今乃執說文古文以繩之亦不通矣

惠棟原詞第六條　案經傳無言六馬者鄭駁五經異義曰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顧命曰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乃知六馬之謬

張崇蘭識曰異義載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鄭氏據周制駁之然禮王度記亦曰天子駕六蓋古說如此鄭氏一家之學未可偏據且周制何足以難夏后世乎若謂古無六馬則列子記泰豆氏教造父有六馬可御二十四蹄所投無差之語而荀子載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楊倞註云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

天地四方也列子荀子皆晚周時人安得以鄭所不知卽謂古無其說乎

案武億曰鄭康成據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然而易稱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因以六爻之位數之也御天者天子六龍卽六馬易爲周時書是周以前天子卽乘六馬也此就車制而言然此處本非逃車制不過借言馬之多耳荀子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莊子逸篇金鐵蒙以大縲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此詞例也若必鑿言爲天子車制則衞詩素絲祝之良馬六之晏子春秋梁邱據御六馬而來此大夫也何以云六馬豈可以天子車制繩之乎

王鳴盛原詞第一條　伏生之書二十九歐陽則泰誓分出二篇爲三十一夏侯仍爲二十九至杜林衞宏賈逵及馬鄭則用歐陽本文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從無所謂三十三篇者孔壁增

多之書十六篇內九共曲八爲二十四從無所謂二十五篇者增多之書雖亡其篇目篇數鄭具述之作僞者掇拾依傍綴緝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不合於是遂爲二十五矣眞書二十九卷增多二十四篇九共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六卷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衆序言之而僞書乃除序爲四十六此其不能盡合也疏曲爲附會乃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爲例一若以藝文志所載序卽在卷數內爲非者然然則何以篇數卷數又必有意曲與之合也且所謂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者亦非也伏書康誥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卷作僞者乃創爲此例何足信哉

張崇蘭議曰凡攻僞者欲以傳信也若作僞以攻僞罪又加甚矣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爲五十七篇此孔書也經二十九

卷自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十二卷此伏書也王氏見此下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疑其本經亦當爲三十一卷（惠氏同說）此猶可言至謂歐陽於秦誓分出二篇試問出何典記作僞一也杜林衞宏賈逵馬鄭皆傳漆書古文學何從見其用歐陽本作僞二也正義明載鄭氏分泰誓爲三後漢杜衞賈馬諸人本傳無一人曾爲歐陽氏學王氏殆欺天下後世不讀班范二史及書正義乎其謂增多之書雖亡其篇目篇數鄭具述之則襲閻惠二家豈非誤讀正義邪桓譚新論其書已亡近人從類書搜輯成編其云尚書舊有二十五卷爲十八篇字句顯有訛誤惠氏增益其文以證己說而王氏因之不足據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不云衆序惠氏爲此以自圓其說王即據之以爲典要反譏正義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爲例不知此非正義附會也漢志本例如是也其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兩句之中有二例乎班氏既未自注序在卷內正義亦未嘗以班志爲非而王氏云然作僞三也伏書不

間有序大傳所存篇目有在二十八篇外者王應麟謂中有捡誥爲百篇書序所無則或者今文別有書序然不可考孔書汨作九共等篇已亡乃盤言伏書康誥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卷一若曾經目覩者作僞四也王氏所著之後辨大略類此

案古人之書所不知者則當闕如徒據一孔之論以議古人已屬冒昧況復作僞以誣之乎鳴盛之書初出已爲王劼所駁茲張氏復摘其作僞數條謂其習於欺人之技可謂老吏斷獄手

王鳴盛原詞第十七條　僞孔本乃憑臆私定安得依壁內篇次爲文賈逵之說但杜林本而出於塗惲實安國嫡傳劉向別錄乃校書中祕親見古文而著之者故鄭依以爲次不是之信反從東晉突出孔本可乎

張崇蘭識曰杜林本出於塗惲一語此僞造也劉向親見古文知其所

多篇而未特著多篇之目鄭所依以爲次者百篇書序耳書序次第孔鄭不同試觀別錄之於禮經其篇次多不同於二戴鄭氏明著之不以爲嫌豈於書而獨否也爲鄭學者並此不知何其淺也

案張霸造僞書史稱其依書序作首尾故孔書果僞其次第當依書序未有不見書序而能造一僞書者亦未有依序造書而猶違其次第者古文初出孔壁安國卽引冠篇首康成未見古文安能與之脗合唯其彼此參差益信古文之眞此事理之明而易見者何王氏猶昧昧也乃方攻人作僞無端僞造一典故曰杜林本於塗惲其愚臆私定爲何如哉宜爲張氏所斥矣

王鳴盛原詞第十八條　遷書所載如湯誥泰誓皆古文說

張崇蘭議曰班固言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不及湯誥泰誓其云古文說者蓋用古文家說經之旨非謂所載爲古文也卽如堯典以欽若爲敬順以允釐爲信飭以庶績爲眾功此類不

可枚舉皆以訓詁之字代其本經安得仍指爲古文堯典本如是乎獨是今文家說既已不存遂無以識史遷用古文說者安在然如尚書大傳禹貢篇所載方物鴻範五行傳所載五事之應妖孽禍痾等史記絕不闌入亦足見其槪也湯誥已見前若泰誓則史記於師渡孟津以後略述罪紂大意數語而不載其全文其載九年武王上祭於畢觀兵還師凡二百言皆史家紀事之語非誓詞所應有也以甘誓牧誓例之可見王氏祇知爲舊泰誓作地而不暇審耳

案諸家多以古文說爲古文而不悟說乃訓詁之詞既從安國問得之此仍安國之古文傳義也至此猶得疑安國之不作傳乎且班氏於古文說明著其篇目乃諸家不獨誤認史記湯誥泰誓爲古文凡於其中稍涉異文者則必曰此史遷從安國問得之古文也要皆由誤讀班志之故

王鳴盛原詞第十九條　逵之書本於塗惲自惲溯而上之一脈相

承歷歷可指也逵之書即安國之書明矣儒林傳又言逵與馬鄭所注杜林本林之書即安國之書又明矣壁中眞本傳授統系明確如此

張崇蘭議曰使杜林注逵本謂之即安國之書可也既是逵注杜林本安得云即安國之書考古可如此立論則逵當以大夏侯尚書教授矣謂是安國之本可乎

王鳴盛原評第二十條　馬融所注杜林本即賈逵本其爲壁中書無疑而本傳亦未詳融與校祕書祕府所藏古文實親見之要與梅賾僞本無涉

張崇蘭議曰既欲顛倒是非遂不得不顛倒先後本當云馬鄭所注賈逵本即杜林本以無由牽合孔壁而易其說也謂融親見祕府見藏古文其如與諸君所執之眞黍誓有礙何

案漢書敘古文傳授至賈徽止賈逵雖受父業乃史不載其注父徽

古文而藏其注杜林古文枝分派別紀敘最明乃王氏讀之不析致將兩家古文彼此牽混前後顚倒以爲統系明確則似史有可徵何又云本傳未詳則前所述統系者果何據也蓋張皇立論初不自覺其矛盾至此馬融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而王氏謂其親見祕府古文旣誣賈逵又誣馬融其無往而不用其附會有如此

王鳴盛原詞第二十一條　安國本無作傳之事史記前後漢書皆無此言恐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讀之而已未必爲之傳也又曰藝文志古文經下繼以經二十九卷則伏生今文也又繼以傳四十一篇則伏所作大傳系注下尊伏生也諸儒章句別爲一列抑之不使與經傳並也然但有伏生傳及歐陽夏侯章句而並無所謂安國之傳則安國不作傳明矣

張崇蘭議曰此亦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之類也班氏藝文志志中祕書耳伏書歐陽夏侯之學已立博士傳及章句皆在中祕故班氏志之

安國唯獻經文其傳不入中祕班氏何由志及民間之書邪毛氏訓故傳與本經同出並入中祕故志亦及之安國孝經傳論語注則志皆不載孝經傳亡於六朝論語注曾經何晏採入集解不識王氏謂有其事否

案安國未上傳故漢志無其目張氏既辨之悉矣若以為不見史記則猶有說朱子曰史記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子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章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遺而不錄固不得以史遷不錄遂疑易為僞書也孔傳亦猶是耳且其從弟孔臧與安國書有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語其子季彥與孔大夫問答亦有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策科之例語其孫孔衍疏又有魯共王壞夫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世人莫能識者安國為改今文訓傳其義語是其家三世所述如出一口散見各書所引歷歷有徵雖欲誣以為古文作地得乎至於

晉舊史所藏之授受漢魏西晉各家所徵引另見卷中茲不贅及乃攻之者猶以不見漢志爲辭昨閱錢大昕養新錄謂宋人撰述不見於宋史藝文志者有五十餘種其中甚有大部通行至今尚存如王偁之東都事略徐夢莘之三朝北盟會編葉隆禮之契丹志宇文懋昭之大金國志王明清之揮麈錄王應麟之玉海王象之之輿地紀勝趙汝愚之名臣奏議羅願之爾雅翼祝穆之事文類聚等書元時史臣概未著錄此可以其不見志目而僞之乎錢氏亦不信古文者試執此例以詢之彼將何以對焉

王鳴盛原詞第二十三條　隋書唐人所修其時僞本立學已久竟以孔所得爲二十五篇敘述得書本末全依僞孔序以爲說而反以鄭注爲今文其顛倒若此至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一語尤爲鶻突近毛氏據此遂謂梅所獻者特傳耳其經文則卽兩漢祕府所有也夫鄭所述逸書篇目彰彰甚明二十四篇非二十五篇亦斷不可合

毛氏生平專以詆訶朱子標新領異彼見朱斥晚出書爲僞故強造此辨以入朱子之罪然據隋書以駁馬班偏信唐人而不信兩漢大儒傳授明確之書可乎

張崇蘭議曰居今日欲考尚書古今文之出與傳授自當以前漢書爲據欲考尚書古今文之合併散亡自當以後漢書爲據欲考古文增多篇所由行世自當以隋書及唐正義爲據使所據有出於此數者之外尚當較量其爲正史爲雜史爲官書爲私記以示愼重非可據近儒之臆說而詆隋書爲顚倒爲鶻突也自閻惠以來相承口語必以鄭氏所述逸書篇目爲詞試問鄭氏於何處述之正義謂作僞者於鄭注之外僞造以足鄭注因歷舉二十四篇之目其不以爲鄭氏所述可知今諸君堅言鄭所自述則必於此正義而外另覓一證方足取信曷爲諸考據家著書盈尺而竟無有也毛氏詆訶朱子則誠有之若其古文尚書冤詞於吳澄梅鷟郝敬輩有光羅喻義及同時作僞以攻僞者辨之尤

力非尊以入朱子罪也特不意又有標新領異詆訶古文者出於其後耳馬班之書叙古文止於西漢隋書與之相足而不相妨據隋書非駁馬班也前漢之大儒古文自傳安國本後漢之大儒古文自傳杜林本此見之班范二史者唯信其傳授明確故知鄭氏未見增多之篇而隋志益足據必欲攻古文尙須挾持有具若此者則何益矣

案孔穎達既修隋書復修正義同出唐人之手王氏既不信隋書所紀得書本末何又信正義所載僞造之篇目乎據唐人之書以爲言而反鄙棄唐人其顛倒孰甚焉鄭氏古文唐時猶存史臣目驗得之知其雜以今文豈有謬誤當世祕府有經文諸傳皆亡故梅賾以傳奏之是時所闕在傳不在經故史志畢紀上傳毛氏據史志爲言豈有乖戾原詞具在先列史記班志後列隋書何嘗據隋書以駁馬班逸書二十四篇正義明言僞足鄭注者今乃以爲鄭所親述而又不能別异一辭以定是非不信古書惟憑臆斷以視毛氏之持之有故

者天淵矣乃反以之詆詞毛氏乎

江聲原詞第二十四條　按鄭沖傳言沖在魏爲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執經親授而三國志三少帝紀言高貴鄉公幸太學命講尚書稱鄭注以稽古爲同天之誼以難博士然則沖所授高貴鄉公者是鄭氏尚書沖嘗未見僞孔氏書也

張崇蘭議曰此與賈逵親傳父業而以大夏侯尚書教授正同蓋從時好也古文立於東晉至齊代猶惟傳鄭義時王所尚雖在古文出後猶然況其初乎

案鄭沖傳載沖在魏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史未著其爲今文爲古文何得遽臆斷爲鄭氏尚書至幸太學稱鄭注以難博士是時孔鄭均未立學或高貴鄉公因鄭注有疑因舉以難博士偶然及之亦事之常志中未及鄭沖安得遽臆斷爲鄭沖所授兩事不在一時閻若璩聯合成詞而江氏因之不知鄭沖即親授鄭氏尚書何必

不見孔本胥遠以夏侯今文教授何以亦受其父撫古文此例以說可無庸饒舌矣

江聲原詞第二十五條　江聲曰融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耳尙書大傳泰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云云旣引其文矣特不能記憶其全爾然則泰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李容集註尙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也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嘗言之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不旣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飛書馬圖之屬也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牟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將斥詩爲誕乎融又疑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此皆無有案湯誓傳自伏生旣又出諸孔壁今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

牲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泰誓亦猶是爾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毋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毋逸俱在而皆無是言經傳俱出於伏生不應傳述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泰誓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辨

張崇蘭議曰事有更千數百年諸儒相承無異詞而章句小生忽與東漢碩學樹敵者今人之論泰誓是也其意以爲篇中所述媟敬於漢初曾引之伏生作傳仲舒對策並有其事而司馬遷且載入周本紀是足以明其非僞不知作僞者非盡鑿空臆撰必有所依託緣飾而爲之如張霸造百兩篇必須采左傳案書序是其徵也周秦閒人言武王事者

有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及白魚入舟火流爲烏等語故裴敬諸人咸得引之作僞者即據以成篇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第以書所引泰誓核之則此篇之爲僞無疑也江氏舉湯誓爲例謂墨子諸篇所引湯誓而湯誓無之但可謂湯誓有逸文不得謂湯誓爲僞書則不知諸篇所引自屬湯誥若以爲湯誓逸文則伏孔兩家壁藏之書皆有湯誓其出並不同時乃彼此不謀而同逸此數語無是理也若謂逸在壁藏之先則其時百篇俱存兩家所藏適同此不全之湯誓又無是理也知此則不容藉口矣且春秋內外傳孟子荀卿禮記諸書不引泰誓則已一引泰誓徧及其逸文絕不偶及其見存之文此何故也是以王肅亦謂泰誓非其本經杜預注左傳韋昭注國語於所引泰誓必云今泰誓無此文而趙岐孟子注云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此漢晉諸儒疑其爲僞之明驗也至李容尚書集注今已不存其引孔安國曰或

舉孔氏他篇之傳以明之如黃鉞白旄孳孳無怠勉哉夫子句下皆得引之若據此爲眞而以梅氏所上爲僞則兩書同出東晉自應黜僞扶眞觀當時之存與廢眞僞可立判也大抵自惠氏以下凡說經者惟鄭是從彼謂鄭注有此泰誓且分一爲三實出其手因執以爲眞古文而諸儒之說有所弗顧卽經傳所引之不符亦且存而不論曰吾知爲鄭學而已然吾謂諸君特貌尊鄭氏實未窺鄭學之全蓋嘗讀坊記鄭注而知之坊記引泰誓予克紂數語鄭注曰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是康成明以今文泰誓爲非古也是康成以古文爲散亡而不及見也諸君其何說之辭

案攻古文家所藉爲名者黜僞崇眞耳今黜眞古文而僞之反舉漢人所僞之泰誓唐人所僞之二十四篇臆定爲眞古文而多方彌縫以曲成其說眞其僞而僞其眞是名實兩亡也所更奇者閻若璩始創鄭述二十四篇之說及見武成一篇鄭注爲亡乃稱以僞泰誓以

冒眞秦誓豈知秦誓亦鄭所注爲散亡者謂爲鄭逸鄭何逸焉古人云作僞心勞日拙有以哉

程廷祚原詞第二十六條　古文之在東漢幾於家傳戶習非若往時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者矣然諸儒不聞以其出於安國而名之孔傳以安國後世子孫亦然其曰古文者不過以字體訓詁不侔於歐陽大小夏侯焉爾由此推之當日安國以授都尉朝者本與伏生之篇第未嘗稍異然則所謂得多十餘篇者亦史漢無足重輕之言也

張崇蘭議曰謂東漢古文止是字體訓詁之不侔於三家甚確然不得其惟傳二十九篇之故於是輾轉求通計無復之至以馬遷劉歆班固諸人所言爲不足信甚矣讀書之難也

案東漢家傳戶習而立於學者杜林古文耳謂諸儒不言出於安國其說近是然賈逵嘗以安國古文校三家本鄭康成亦云先師安國

亦好此學非不知有安國者至孔僖傳載僖世傳安國古文今乃謂其不出於安國可乎安國得五十八篇古文以授都尉朝故史遷云逸書得十餘篇班固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紀載如此分明何得云與伏書篇第無異且王充論衡有云六典不傳猶之古文尚書左氏春秋之不與其重古文如此今乃謂爲不足重輕何也劉歆云信口說而背傳記其程氏之謂乎

程廷祚原謝第二十九條　梅賾之奏孔傳吾不謂其無是事也若二十五篇者似又出於梅賾之後穎達德明既致於追改史漢舊文同時之人又何難增竄帝王世紀及晉史諸書以實其說而謂所言授受源流有可信者乎按晉荀崧傳元帝時置博士九人有古文尚書孔氏其孔氏者以古文非以晚書二十五篇及僞傳也隋志稱晉建武中姚方興上舜典後於是始立國學則晉世所立其爲兩漢之舊古文可知矣又考是時從梁武之譏斥方興而不用則隋志所言

猶難盡信恐終江左之世未嘗得立也

張崇蘭識曰書分東晉所立古文與增多之篇爲二且謂二十五篇出於梅賾之後論最奇創其端由於東漢不及增多之篇思之不得其解故也一切典籍以攻古文故悉舉而僞之曰追改曰增竄曰難盡信則所恃以爲考據者安在矣語云大惑易性此之謂也

案程氏既信梅賾有上孔傳事則孔異於鄭者以多二十五篇何云出於梅賾之後謂穎達德明追改史漢豈史記所云逸書滋多漢書所云得多十六篇者豈皆二人所追改邪如此謬誕原不足與置辨但彼疑晉室所立古文非晚書二十五篇盜執今文三家訓詁之例不知孔鄭之異雖以訓詁亦以篇數史漢所記劉歆所言皆在皇甫謐孔穎達陸德明以前今謂其增竄帝王世紀晉書諸書不知其書唐初尚存人人共見豈孔陸二人所能售其僞者他家誣王肅誣皇甫謐誣梅賾程氏更誣及穎達德明可謂譸張爲幻矣且謂所立

爲兩漢舊古文一語已自矛盾前漢除五十八篇外別無歧出古文唯後漢始有鄭氏三十四篇古文范志孔僖另爲一派剖析甚明故晉初並立於學及經喪亂五十八篇之傳既亡故梅賾得而上之程氏徒見諸書渾言孔鄭未及篇數遂欲混而一之不知志紀已詳餘文從省其蹤蹟尚可追尋豈程氏所可假借立論乎隋志稱姚方興上舜典後於是始立國學專指所上之二十八字而言今曰乃兩漢之舊古文不獨誤讀史漢並亦誤會隋志矣夫梁武帝所譏斥者亦方興之二十八字與古文孔傳無干今因此疑江左未立古文是不知梁昭明太子已將孔傳大序收入文選中並文選而亦忘之也張氏謂其大惑易性良然

沈彤原詞第三十條　毛氏此書自謂攄古文尚書將見廢而爲之然吾知其必不廢也其書自東晉列國學置博士歷今千餘年無貴賤賢愚不之學習安得有議其廢也即或譏之而其勢固不行也傳

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果欲議廢亦乖於理矣禹謨三篇雖非親授受之文而聖人之道存焉太甲諸篇有大醇而無小疵故吾知其必不廢也并書此於後以解毛氏地下之惑且以明辨眞僞者之專以尊經非有意於梅書之廢也

張崇蘭議曰觀沈氏此言信非倚託鄭氏門戶自命漢學者所能道昔儒紛紛削去古文勑書行世固沈氏所不及料也其必以古文爲僞者亦所謂習俗移人耳至云辨僞專以尊經非有意於其廢語涉模稜試思經之所以可尊者以聖人之道存焉耳今沈氏於此諸篇固云聖人之道存焉矣何以辨爲禮記半出漢儒所述與古文尚書較純駁相去不知凡幾儼然列之於經未聞沈氏汲汲用其辨也然則尊經之說豈有當乎請進此言以祛沈氏地下之惑

案古文至今日閻氏惠氏王氏姚氏倡言排之皆欲黜之於學唯毛氏著書稱寃沈氏深惡其言乃復巧爲彌縫之說謂辨眞僞所以尊

經非有意於其廢吾謂古文之廢不廢總以書之眞不眞爲斷書果僞邪雖顯黜之不爲過諸家所論則爲尊經矣書果眞邪雖誣以僞終不廢諸家所論則爲畔經矣蓋眞僞是非本無中立之勢豈容模棱其詞思兩立於不敗之地且彼既知爲聖道所存有大醇而無小疵曾南豐云其執簡者亦聖人之徒幷深微之意而亦傳之是也此豈後世所能綴輯摹擬者諸家徒據其一孔私見穿鑿附會強誣以僞畔經孰甚焉沈氏本其徒黨明知古文之必不可廢而又妬毛氏之說與之牴牾於是抹倒毛氏出脫諸家冀以伸邪說而黜異已蹟似調停而意實偏袒此正其門戶之牢不可破者張氏謂其囿於習俗非倚託門戶殆猶爲其所欺哉

孫星衍原詞第三十一條　古文尚書馬鄭注序曰鄭氏受學於馬二家本同故兼錄之又曰馬氏鄭氏三分泰誓又曰孔安國亦傳今文故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後漢杜林又得漆

書古文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於是今文合於古文隋經籍志稱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也馬鄭所注雖止伏生之書既從張恭祖受逸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又注壁中百篇之序遂曰古文尚書而唐人猶謂此爲今文者以惑於僞古文也又曰孔子壁中所出古文尚書杜林得之西州鄭氏受之張恭祖皆即其本又曰古文增多篇無傳注故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不言安國作傳馬氏稱爲逸無師說漢晉諸儒咸見其全書或稱爲逸書者非亡逸之謂謂逸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外也唐人疑爲不見古文誤矣

張崇蘭議曰孫氏敘今文合於古文其言甚核此外卻多臆說馬鄭經字多異不得云二家本同三分叅書係鄭氏事何與於馬馬疑叅書者背爲之分篇乎安國未嘗傳今文史記所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者因古文雜識其中有與今文相同之二十八篇安國即今

文之字以測之識其相同之篇因併以識其多篇故云爾也近儒不得其解見有安國以今文五字即謂安國傳今文失之遠也鄭氏初從張恭祖受古文並無受逸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之說杜撰故實不謂之作僞而何且鄭氏始事恭祖後乃入關事馬融今衆言馬鄭從恭祖受逸書誤之中又加誤矣張恭祖本無由可知孔壁五十八篇杜林漆書一卷三者無端牽合爲一若訂家固如是乎史記不言安國作傳曷不云五十八篇皆無傳注僅以屬之增多之篇何也漢晉諸儒所注經傳遇古文皆稱逸書今謂諸儒咸見其全書特以在二十九篇之外故稱逸書則逸書有太甲說命伊訓[illegible]誥等篇必爲諸儒所曾見而二十四篇之僞益信矣惠氏而下攻者益多乃惟憑胸臆挾持無具有如此

案孫氏馬鄭尚書注序指摘古文各條如云或非經文而以爲經或非傳義而以爲傳或以此篇爲彼篇或以此言爲彼言或背于典禮或乖于史例或謬于是非或敘事而失詞或重文爲二字皆沿閻惠

誤說余前已歷加辨正矣惟是所云其他經義大異史遷從安國問故之古文與顯背鄭說者益雜更僕數夫史遷本紀所據者二十九篇今文又多采雜說如孫氏所指帝曰無若丹朱傲禹曰予娶塗山云云漢書劉向論衡王充所引皆同當是今文史記夏本紀帝曰禹曰亦同而獨言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又與今文異則不知據何本矣孫氏乃遽臆斷爲從安國問之古文與鄭康成之古文豈不怪哉康成古文經文今已不傳惟章句猶見於唐人所引今其經文可徵之傳注者如予其敷心腹腎腸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與伏書今文異與今本古文同其餘皆不可考無從證其同異乃孫氏輯尙書馬鄭注經文既以三家今文帝曰禹曰句屬之於鄭方攻孔學乃卽僞造一鄭古文以冒孔古文反謂孔顯與鄭背謬矣且孔在鄭前鄭慕孔而未見明載各書若必以孔爲僞孔鄭之學同立於晉同紀於唐何以見鄭必眞孔必僞邪況孫氏亦云二十九篇反賴孔書

以存伏鄭之本皆絕若云僞則皆僞矣同在一本二十八篇不僞豈二十五篇獨僞邪觀於今文合於古文與馬鄭所注亦無甚異益徵孔本古文之非僞曷爲知有鄭反不知有孔也所更謬者遽以記之一句古今文皆有說文引作周書此本許叔重之誤說文中如此類者尚多（詳見卷中）今亦疑爲鄭古文而反斥孔作虞書之非不善讀說文不善會鄭注乖謬百出而欲以紹述絕學考訂古書得乎（又案隋志晉鄭稱撰以今文非孔晉本究不知其所雜者爲字體爲訓詁爲經字其本已絕無可質驗孫氏但輯其注可也何得儳宋以充其本經乎後附逸文尤詳論詳卷中）

姚鼐原詞第三十二條　宋大儒始啟論古文爲僞之端儒者展轉尋考益得其理至今日而古文之僞大明前儒議論愼重不敢輕出此尊古之道當然若至今日學者猶曲護古文尙書此則近於無識不可云非過矣昔閻百詩之斥僞古文專在考證其言良爲明切而長沙唐石嶺先生作尙書辨僞多以義理文章斷之先生不及見閻

氏之書而能自斷如此可謂有識矣

張崇蘭議曰攻古文者有二派爲漢學者以康成所不見而攻之學宋學者以朱子嘗致疑而攻之皆所謂傍人門戶無關心得者也乃正義所述僞書二十四篇之目考據家誤屬之康成證以鄭氏自注其失已立見矣若朱子語錄諸條爲宋學者亦當備覽竟不知其有勸人細讀古文不必強通今文之說何也夫扳援古人以自重先不免厚誣古人成於有心則爲不仁出於無心則爲不智姚氏所謂儒者展轉尋考益得其理者乃益得其誤耳夫且自命爲有識乎哉

案姚氏謂古文僞證至閻惠輩出而僞蹟大明余謂至閻惠輩出而不僞之證愈彰閻惠等亦知之於是引而毀之以滅其蹟姚氏於考證本屬耳食故不能窮端竟委察其所由其闇然無識亦無足怪惟是鹵莽立斷而又張皇其詞謂古文之僞至今日而大明試思天下之大人文之眾豈皆眯目不辨黑白而一惟僞其所僞哉閻惠之書

初出本微自姚氏肇出爲之推波助瀾張其氣燄自謂卓識論定當成鐵案而不知誤益加誤適貽識者譏耳唐氏書余未之見姚氏謂其以義理文章定之夫古文爲義理之宗文章之祖有何可譏而唐氏譏焉則其書可知也張崇蘭云以姚氏集中諸條例之大抵郝敬唾餘斯亦不足觀也巳